

短命皇帝袁世凱

奠基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 / 王运锋, 马振行编著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

ISBN 7-5007-4149-9

I . 中 II . ①王 … ②马 … III . 青少年读物
IV . K26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553 号

责任编辑：齐蕴铎 洪涛

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

短命皇帝袁世凯 (奠基卷)

王运锋、马振行 编著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23 印张 760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刷：5,000 套 定价：898.00 元 (全套 60 册)

ISBN 7-5007-4149-9/G·2916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发行二科调换

引 言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一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一个逆共和之洪流的绊脚石。认识一下这样的人物，对于我们从一个较为特殊的角度，来认识可爱的共和国建立的艰巨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时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重创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维新运动，镇压了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

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信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

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国”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妥协，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推行专制独裁；并把革命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1914年—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像安如泰山了。袁氏以为自己是天地造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

不可挡。洪宪王朝的丑剧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83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丧失殆尽，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这一切向我们证明：建立共和国的滚滚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止不了的。

目 录

引言	1
无赖恶少	1
投笔从戎	5
朝鲜生涯	11
小站练兵	19
出卖维新派	24
镇压义和团	34
北洋新军	44
被迫下野	53
东山再起	61
刺杀吴禄贞	69
南北议和	77
清帝退位	86
兵变的把戏	99
唐氏内阁	107

中华军国	114
南北和	122
宋教仁血案	131
磨刀霍霍	143
二次革命	150
张勋空做金陵梦	160

无赖恶少

1859年，北洋军阀的开山老祖，也就是后来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只坐了83天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大地主家庭里。

在他出生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也崛起于淮河流域，纵横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袁世凯家乡地处河南、安徽交界处，正是捻军活动频繁地带。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就是以镇压捻军而起家的淮军大头目。袁世凯的父辈也都以“从军有功”，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他的生父袁保中，在项城办团练，也是地方一霸。真是“一门鼎盛，万人遭遭灾”。

袁世凯的童年时期，捻军活动风起云涌。捻军非常强

悍，所到之处，万马狂奔，摧枯拉朽，有如狂飙天落。所以捻军一到，躲在袁家寨中的袁家人就十分紧张，尤其那些平日作威作福惯了的老爷、太太们，生怕起义军冲进寨来向他们讨还“血债”，有的吓得直打哆嗦，大气都不敢出。而这时，大概 15 岁以上的男丁们，在主人的喝叱声中抖抖缩缩登上炮楼，鸣枪放炮，抵抗一阵，直到捻军撤去，袁家人才松一口气，但心里总还有些惶恐。从小生活在四处征战、杀人如麻环境下的袁世凯对此却逐渐习惯，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练就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本领”。

据说在他 5 岁时，有一次捻军一哨人马来攻打袁家寨，不少大人小孩吓得团团转，唯独袁世凯偏嚷着要上城垣。于是有人就把他抱到城垣之上，这让袁家一家老小都感到很惊异。

袁世凯从小就很好斗，而且由于袁家在那一带很有势力，一般人家是不敢得罪袁家的。穷苦人家的孩子路过袁家寨，都要绕得远远的，因为袁世凯是这儿有名的恶少。

袁保中的兄弟袁保庆因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因此早就想把袁世凯过继过去，作为嗣子。袁保中想：要是真给了他，倒也省了一份心。

袁保庆把袁世凯带到济南，为了使这个将来接传自己家业的嗣子长大后有出息，特地给他请了个举人做老师。

可是袁世凯顽劣成性，根本没有心思读书，倒是经常

到外面去游逛、打架，还偷袁保庆的钱到外面胡闹乱花。

两年后，袁保庆调到南京做官。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袁世凯更是胡作非为，三天两日地骑着马，在南京近郊的清凉山、雨花台、太平湖等风景名胜地狂奔疾驰。有时把老百姓撞倒在地，他朝马屁股狠狠抽上一鞭，就哈哈笑着逃跑了。

一天刚下过雨，地上又湿又滑，袁世凯骑着马在南京城西的莫愁湖边驰骋，不料马脚一滑，他摔了个仰面朝天，跌倒在一个石头上，将一只脚的踝骨跌断了，痛得他额头上冷汗直冒，好不容易爬上马背，勉强回到家里。后来，袁世凯脚上的伤算是治好了，但骨头接得不好，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而且留下病根，逢到阴雨天气就要疫痛。

这次骑马摔坏了脚，袁世凯该好好读点书了吧，可他丝毫没心思静下来念书，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劣性不改，花天酒地地打发日子。

袁世凯不爱读书，上课也经常调皮捣蛋，经常给老师添麻烦，老师对他忍无可忍但又碍于袁保庆，不敢发作。一年夏天，袁世凯用墨汁在老师休息的竹躺椅背上画了个乌龟，老师躺上去，由于天热，一出汗，乌龟就反印到长衫背上，同学们见了哈哈大笑。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睛，跺着脚，用手指着袁世凯的鼻子连声斥骂：“你、你这个

没出息的混小子，将来你就是当乞丐要饭，也没人可怜你。”

其实，袁世凯也并非没一点“出息”，生活在功名显赫的家庭里，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家传”。袁保庆为传家业，很细心，对于数十年官场见习、将兵心得，每有感悟就顺手记下来，然后把这些心得札记整理出来，每每有空便念与袁世凯听，诸如：

“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

“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

这些官场经验，带兵心得，对于袁世凯日后宦海沉浮、将兵帅勇等一些韬晦之策，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可是，袁保庆还没来得及传授给嗣子更多的做官之道，就在1873年患霍乱死去了。

袁世凯于是跟着嗣母牛氏，把袁保庆的棺材送回项城。就在办理袁保庆丧事的同时，袁世凯还不忘大捞一把，其嗣父做官多年搜刮得来的钱财，有一大半落进了他的腰包。

投笔从戎

袁世凯在家乡混了半年多，生父袁保中也死了，由于没人管教，更加游手好闲。他在北京做官的堂叔袁保恒回原籍探亲，见袁世凯这么混下去不是办法，就把他带到北京，帮着办点杂事儿。

袁世凯到北京后，没有多久，就学会了官场中一套贪污腐化的本领。堂叔叫他办什么事，他着实显出了一点鬼聪明。袁保恒很喜欢袁世凯，夸他机敏能干，是个人才。

可惜好景不长，袁保恒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生父袁保中一样，也活到五十多岁就生病死了。袁世凯只得再回河南，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人诗酒生活。

袁世凯生性喜欢多事，又好出风头，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费用，都由他一人负

责筹办。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

当时袁世凯筹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房。袁世凯由于出资捐款，在当地吸引了一批文人雅士。

某日，袁世凯正在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袁世凯延纳入室，两厢坐定，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遂结拜换帖为兄弟。此人就是后来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

1879年秋，袁世凯第二次乡试，再次落第。这对于袁世凯的仕途之梦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袁世凯盛怒之下，烧毁了所作的所有诗文。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上书请求停止科举。害人的科举制度即由此而被废除，袁世凯以后经常以此为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

对于科举，袁世凯是伤透了心，再也不问津了，可仕途进身之阶，还是必须谋取的。袁世凯这时想的办法，便是捐官。捐官自然需要大量的钱。

1878年袁保恒死后，袁氏家族失去了一个通天支柱。袁家的人自然是十分悲伤。悲伤之后，袁家人不能不想起：从袁世凯祖父那辈开始，到袁世凯父辈，袁家人都年龄不满花甲而亡，不由人不想到堪舆宅第上去。于是袁家

人请来风水先生。一番察看之后，这位半仙铁口直断：袁家宅第掌禄不掌寿，唯一的办法就是分宅而居。

父辈的短寿，导致袁家人坐地分产。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由此瓦解了。

袁世凯在嗣父袁保庆的名下，得到了一笔相当丰厚的家产。进项大，支出也大，袁世凯过惯了公子生活，诗酒风流，筹办文社，花钱如流水，并不量入而出，所以，袁世凯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妙。

袁世凯在科举无望的情形下，不得不为筹措金钱而大费周折。开始，袁世凯曾向内弟、于氏夫人的弟弟借钱。没想到这位小舅子不但不给，反而挖苦说：“我看你去北京也是白跑一趟，还是在家里呆着好些。”一句话弄得袁世凯干瞪眼。最后袁世凯的一位远房亲戚借给他 100 两银子，作为他北上活动谋事的川资。袁世凯的嗣母牛氏和生母刘氏爱子心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袁世凯这才启程上路，从北京辗转于上海、潮州，联系父辈的门生故吏，以图谋取进身之阶。

后来，袁世凯发迹，官至直隶总督时，他的那位小舅子从乡下跑到天津，找到袁世凯，希望能借姻亲而谋个一官半职。袁世凯倒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话说：“外边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呆着好些。”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小舅子又从乡下追到北京，袁世凯只见了他一

面，支了一些路费，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倒是当初借给他100两银子的那位远房亲戚，袁世凯还了他5000块大洋。

袁世凯带着筹措的川资北上至京，想通过朝廷中他父辈的老关系谋取一官半职。而京城却是公子王孙们挥金如土的地方，和他们打交道寒酸不得。所以袁世凯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呼朋引类，讲究玩乐，想在朝廷中留下个大户人家子弟的印象。结果，他官没有捐上，所带盘缠却被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全给骗去了。

袁世凯内心的苦衷无法向家人说清，当时真是走投无路。就在这时，他恰巧遇上了曾经资助过的徐世昌。这时的徐世昌已是点了翰林的京官。徐世昌问明了究竟，便拿出一笔款子，资助袁世凯回乡。

对于袁世凯来说，项城老家绝对不是发迹之地，因此很快又南下到了广东潮州。当时，袁世凯父亲的好友周馥在潮州任潮州府知事兼管潮州海关。周馥，曾担任李鸿章的文案，很为李鸿章所器重。袁世凯在周馥手下干了一段时间，周馥帮助他捐了一个正五品的同知，并且给李鸿章写信，把袁世凯推荐给他。袁世凯拿着这封信，并没有马上投奔李鸿章。当时，袁世凯仅仅是无名无望的秀才，而李鸿章却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炙手可热。在李鸿章幕府中的人，不是进士，便是举人，袁世凯当然不免自惭形秽。

他从潮州出来后，并未北上进京，而是转道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繁华城市，又是西方思想首汇之区。袁世凯以为上海谋事的机会总多一些，但没想到在上海仍拓展不开，久无成就。袁世凯只身在外，不免寂寞难捱，所以便去逛妓院，因此结识了苏州沈氏。她就是袁世凯日后的长如夫人。

在科举名落孙山，捐资谋官无望的情况下，袁世凯决定投奔吴长庆。他在致家中的信里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其实，他为科举人试，耗费了5年的青春。

1881年，袁世凯从上海起程赴山东登州，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官至提督，镇守山东登州，也是李鸿章手下一员战将，吴对袁的到来有些不快，他认为此子应当埋头读书，在科举场中求出路，不应投笔从戎。他身边有一位文案老夫子名叫张謇，别号季直，当时被看作是个誉满大江南北的才子，因此叫袁跟张謇学习时文八股，以备乡试应考。

袁虽勉强留下来，但是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委屈：“我在家里不好读书，要老远地跑到这里来活受罪！”于是他终日懒洋洋，得过且过，无心读书。张謇免不得教训几句，他就鼓起铜铃般大眼发火说：“大丈夫当提三尺剑，

立功万里外，岂甘老死牖下，以腐儒而终其身！”说也奇怪，这句牢骚话却打动了张謇，认为此子心雄志大终非辕下之驹。原来这位老夫子比袁只大6岁，也是个有志四方之士，不禁同情地问道：“你不愿读书，却待怎的？”袁索性大放厥词说：“我袁某人是到这里来混饭吃的！既无用武之地，何处不可容身？我不久就要远走高飞了。”张笑着指点他说：“此间正是用武之地，何必舍近图远！莫性急，待我安排一下，迟早自有好音相报。”

果然隔不多时，吴长庆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